



“短李”不短

◎陶晓跃

李绅有“短李”之号，缘于他矮小的身材，可他心眼不小。李绅为举子时，就曾将他的《悯农二首》作为行卷，到处求人举荐。

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，是其中的第二首。烈日当空，农民仍然在田里劳作，一滴滴缠着阳光味道的汗珠，灼热洒在农田里。这是一个极富典型意义的农民生活劳作的场景。粒粒粮食滴滴汗，可谁又真正知晓这一点？李绅深沉的慨叹，穿过了千年的时空，在一代代国人的内心激起强烈的共鸣。

诗人将目光投注于农民生活，揭示农民命运的悲惨，颇见胆识。诗传到当时的刑部郎中吕温手里，吕温赞不绝口：李秀才的诗非凡响，将来必定为卿相。

元和元年，李绅进士及第。他先是被授了一个校书郎的官儿，后来补了个国子助教。

“宫殿沉沉晓欲分，昭阳更漏不堪闻。珊瑚枕上千行泪，不是思君是恨君。”这首《长门怨》，是否借题发挥不得而知，但李绅的心中肯定是有“恨”“思”交织。不久，他便辞官东归。当时观察使李锜爱其才，就将李绅招致自己幕下。第二年，李锜谋反，李绅不从。李锜大怒要杀了李绅，李绅却瞄准了一个机会溜了。他这一溜，溜出了“大吉”。没多久，李锜事败被诛，李绅却因此受到朝廷的嘉奖。元和十四年，李绅入朝担任右拾遗，从此，官运亨通，扶摇直上。

人生也许就是这样，青云直上也好，贫困潦倒也罢，心灵深处总有一隅之地，写满了“家”字，不管是雨应鸟语、风送绿树，还是春光流泻、秋露满地，远离“家”的人，心里总缠绕着“愁”，自然也就有了“开拆远书何事喜，数行家信抵千金”的特别情怀。尽管李绅居庙堂之高，可以四面呼风、八方唤雨，但骨子里的这份思乡之情怎么也无法抹掉。

李绅的乡愁还渗进了国忧：“江横渡阔烟波晚，潮过金陵落叶秋。嘹唳塞鸿经楚泽，浅深红树见扬州。夜桥灯火连星汉，水郭帆檣近斗牛。今日市朝风俗变，不须开口问迷楼。”

这首《宿扬州》写泊舟扬州夜宿的情景，扬州是隋唐时代极为繁华的都会。诗人乘一叶扁舟，披一身秋光暮色，从烟波浩渺的长江越过金陵，经瓜洲直往扬州而来。扬州是诗人心仪之地，更是诗人家乡的近邻，此刻诗人的心情无疑轻快而欢欣。船进扬州，夜桥灯火，璀璨通明，似与银河媲美；城中河道，帆檣林立，宛同天上星斗。眼前扬州之繁华，自然让诗人想起昔日隋炀帝下扬州之事。“迷楼”，是隋炀帝当年命工匠在扬州打造的宫室，其中曲折回旋，误入者终日不得出。

诗人不问迷楼，可迷楼却正睁大着幽幽的眼睛询问着诗人。



猫与书

王学雷 绘

珍重从君乞小狸，女郎先已办氍毹。自缘夜榻思高枕，端要山斋护旧书。遣聘自将盐裹箸，策勋莫道食无鱼。花阴满地春堪戏，正是蚕眠三月初。

文衡山《乞猫》一首。癸卯十月，寄闲王叔宜于吴中五柞山居。



孟心史打广告

◎郑伯克

1924年2月21日，《申报》“常识·卫生”专栏刊载《血痣灵药》一文，作者“心史”，即史学家孟森。此文开篇便说，“小儿右耳轮边长一痣，红色，无意触之即破，流血不止，不痛不痒，而流血之多，令人生悸”。这个“小儿”应该是孟森的次子鞠如，时年15岁，因其长子心如尚在德国留学，未克侍侧。

“识者曰此血痣也”，指皮肤局部隆起的红色小瘤，境界分明，表面光滑，压之退色，触破易流鲜血，相当于西医所称血管瘤。据鞠如的临床表现，可进一步明确为耳廓血管瘤。当时孟森曾翻检过《串雅内编》《本草万方针线》等书，“此乃血痣血流不止之救急方，似尚非除根之法”，继而又翻检了《验方新编》《本草纲目》，前者记载“用黄鳝血同蒜汁、墨汁涂之”，后者记载“或以蒜瓣投于缸中，则群鳝跳掷不已，亦物性相制也”。据此，孟森“乃知墨汁治血，以鳝鱼血使窜走入里，又加蒜以促之，可治一切血结皮肤之病”，于是“如法试之”，即“取鳝二条之血，和蒜汁墨汁，时时涂之，至四日洗而视之，痣已缩去大半，又涂一日，第六日晨起方拟复涂，触之已应手而落，剖而视之，其空洞处昔与血通者，皆为墨所填实，全体遂坚硬成无机之物，盖无血以养之，自然脱落矣”。唯其有此奇效，“特为登报，以告世人之有同患者”，并且声明“不受酬”。

此文刊载以后，各报颇有转录。1935年，吴去疾在《神州国医学报》第3卷第8期“验方集锦”专栏也转录了，并有按语，“孟心史先生此文，见昔年《申报》‘常识’栏，余曾剪而存之，今编辑医报，特为转录于此，以广其传”。

不过，孟森诸人可能未尝见到《本草纲目》的另一处记载，“鳝鱼血同蒜汁、墨汁，频涂赤疵。小儿赤疵，刺父足心血贴之，即落”，说的虽是赤疵，却与血痣“一而二，二而一，相去一间”而已，如法试之，似乎更为省事。



众神归位:中国民间诸神谱系

栾保群著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中国的神祇不仅数量庞大，而且随着地域、时间的变化，往往倏生倏灭，忽小忽大，诸神之间的关系、统属也变得极不稳定，此起彼落，你上我下。有鉴于此，作者对民间信仰中的各种神祇分门别类，排座次，立尊卑，使混乱的民间众神各归本位。

琴史与琴器

王风著
商务印书馆

本书兼收作者琴史与琴器方面的研究成果，互为映衬。琴史集中在南宋至元至明前期，琴器部分所论八床唐宋元明古琴，而为郑珉中先生藏琴手记所作长篇“笺释”，娓娓而

谈，存前朝掌故，成一代信史。

致女儿书
[韩]孔枝泳著 春喜译
四川文艺出版社

这是一位母亲用自己的人生阅历，叮咛女儿关于友情、爱情、事业，甚至生命的亲切絮语。每封信用一部文学作品为引，以散文诗般的语言，对女儿说着发自肺腑的话……

重构契丹早期史

苗润博著
北京大学出版社

本书基于对相关历史文献源流的批判性分析，透过权威经典文本的缝隙，抽丝剥茧，逐层深入，力图呈现历史叙述复杂多元的生成衍化过程，发掘出此前罕为人知的历史情境与学术议题。

鲁迅收藏的一幅浮世绘

◎莫泊

偶翻《鲁迅藏浮世绘》(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9月版)一书，见第一百五十一页那幅图的题注只有“人像(作者不详)”几个字。为本书编译画师小传及作品解说的专家有言在先：“其中第二部分的散图，有些资料无从查考，则解说付之阙如，仅存篇目。”这幅身份不明的浮世绘，无疑属于此类。

然而，熟悉浮世绘艺术史的读者大概不难看出，此图的画风酷肖

18世纪初期怀月堂安度的美人画。安度的浮世绘以人物立像为主，墨线粗犷豪放，着色厚重明亮。其一众弟子传承他的样式，形成所谓“怀月堂派”，在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

如果仔细观察画面，会发现左边下端有款识和印章，均为日语汉字。款识为“日本戏画怀月末叶度辰图之”，印章为“怀月堂”。这种题款的格式，与怀月堂安度代表作《风前美人图》上的完全一致。而怀月堂众多

弟子(末叶)中，确实有一位名叫“度辰”。这幅画显然是他的作品。

怀月堂安度及其弟子的传世之作，都是所谓“肉笔绘”。大村西崖《浮世绘流派史》里收录度辰的一幅《顾盼美人图》，与鲁迅收藏的这幅十分相似。图录注明为手绘，现藏于大阪某处。鲁迅的这一幅，不知是手绘，还是像他其他藏品一样，是版画复刻本。若能确认为手绘，那将是极其珍贵的。

